尺牘

寄劉共甫樞密

張南軒

程先生易得樞密鍛木傳遠實孝者之厚幸夫所謂易者何哉聖人之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北豈獨謂此數卷書乎其必有所謂矣而此數卷之書所以述其蘊也言有尽蘊无窮故孝者必於言意之表識易而後易可讀也須文定春秋此路有邵陽本字差小弆所者舊日嚴州本謹納去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樞密觀此書取其大義数十斷焉定論而詳味其抑

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万変矣

又

淋民望樞密之至不減赤子之於慈父使人興嗟歎仰然厶之愚有敢爲先事之献者輙以布之厶觀近世再臨舊鎮者聲望率減於前或曰上下玩習之故厶以爲无是理治由在我者有忽之之心耳前者既已得奢反其復來將曰此易治耳是心一萌則敬肆分宜乎美悪之不同也而况樞密今此之來埶位益尊声君益重則不民之情將有不敢以自尽者隔絶壅寒之患此亦不可以不慮也易曰德言盛礼言恭此言德貴於盛而礼貴於恭也伏惟樞密警懼存心益敬其事謙虚自處不負其有降其辞色惟恐不及使匹夫匹婦之情皆得以通而士大夫有懐皆得以吐露至于箴規指摘畢聞於前而无所謂不敢者則善政日新而无斁矣此豈惟一路之幸實經論之葉益以光大將邦家是頼而天下之福也昔人有逆于境逆于郊即觀聽其辞也而議之盖人心之向背首謹於此時用敢陳于禾及境之前側承風声以慰願望

寄周子充尚書　　張南軒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知有精粗行有浅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

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温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其据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頤子寔也彼所謂欲能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孝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无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曾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躰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況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問及此間相從者ム迩來退縮豈敢受徒但有舊日士子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迩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晚輩假竊光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爲甚是以使人言孝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迳害事耳安亦如玉石之易辨即其行實夫豈恫疑虛喝可揜哉文定所論甚詳備在文集中曾見也

又

喬諭近世孝者狥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徂孝者狥名忘實而遂謂孝之不必講是似因咽廢食耳後世盜儒爲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熙寧以來人才頓衰於前互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孝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蓋欲深拯茲弊也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孝者進德有次第北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要須講明壁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夫抵孝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倣其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爲自棄尚何所進哉所欲言者要須面盡

答潘端叔

張南軒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躰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若思未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起字更須深躰而用力焉

與顏主簿

張南軒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孝有兼與而混爲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孝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氏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蠹壞士心以亂国事孝者當講論明辨

而不屑焉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孝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顧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辨者惟深察

又

近玩味已發未發於日用間甚覺顯煥周子識通誠復之說極有理也伯逢書來亦說及善不足以明之之說ㅁ所荅曾見否大抵當時知言中如此說要形容人生而靜以上事却似有病故程子云天命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此猶云天下之言性者斯言寔爲尽之蓋性之淵源惟善可得而名之耳晦叔意如何數日來看龜山集乃知前輩所造如龜山輩未易輕議也

又

仁右道左之說伊川所以有取者亦嘗思之仁字對道字而言乃是言周流運用處右爲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爲陰而躰之所存也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躰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則爲不仁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无往而不存遺書中所謂道外无物物外无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是也如何離得人之所以不能躰道者以人爲之私蔽之也人雖蔽於私不能與道爲一然道實未嘗離也明道與韓

持国論克已一段反復此意甚詳所宜深味耳辱垂問据鄙意言之要非尺紙可尽未知是否郤幸見諭

又

近季隨寄勿齋隸字并諸詩來么報之以題榜既設所冀顧名思義惟日孜孜焉而後可因見時警策之幸也再玩所爲詩語意固佳但如雲潰悤溷月春囲木放花只說得克後意味郤於勿處少力觀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所以告之者正是告克已之目顏子請事乎此乃万世標準孝者但當深告以勿字工夫到後自會見得若遽只說克後意味又恐使之只貪想象之見工夫滅裂耳此亦不敢不告非惟告人在我所當謹也

答朱元晦　張南軒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頗得之然其間似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爲喻又以夜氣爲說而引孔子之言爲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无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內也及其舍而忘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无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孝者其可不以主一爲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爲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躰不可以存

亡言此語亦未尽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躰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躰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寂明而心可得而尽矣

又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再問伊川答之之語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於此要尋中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默則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乎幸更詳之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躰段也然而性之躰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即事即物无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躰段亦无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躰用分明不識何如忠恕之說如來諭精義序引亦已亡疑言仁已載往返議論于後今錄呈所論一字若如老子以形而下者言則可與二三通數若如知言指道而言則難於復與罟通數二三也心譬之水一節ㄙ意謂孟子只將水无有不下比人无有不善意味極完性情之理具矣今將心譬之水去水上用意差排許多字固不爲无義但恐終費力耳所論知言中餘說再三詳之未有疑可復也

又

天命之謂性所解立言極明快但率性之謂道竊疑仁義禮智是乃道也今仁循性之仁則有所謂父子之道却恐費力更幸瑩之又如審其是非而脩之則知之教无不充之類亦未穩當兼此首章三語以ㄙ所見更須詳味伊川先生遺書中語ㄙ亦方欲下一轉語俟却録去求教也在中之說前書嘗及之未知如何中者性之躰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躰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躰若曰性之躰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

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爲惟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躰也是以其愛尤所不至猶人之身无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无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躰最爲親切欲人躰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躰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躰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躰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前日所謂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非謂禮義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禮智發見者言羞惡辭遜是非之

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四者然据文勢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之心其德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元爲善之長人之心其德亦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仁爲人之心如何前日所謂元之義不專主於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謂生物者亦无不盡者矣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无不宪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爲一物以主張之於內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无內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情之理然能返之則亦无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不識如何

又

共父相処二年心事僅可說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不易得作別殊使人閔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尽積其誠意庶幾感通是間若有一絲毫未尽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盖氏敬王之義所當深躰也所寄諸說亦略觀大槩林擇之思慮甚親可重可重郤意有欲言者不敢隱容後便一一寫去共講論也近來此間相識郤是廣仲晦叔甚進德美已入書院生徒十五六人但肯專意此事者極難得耳

又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焉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焉合於時變世間号爲賢者政墮在此中況其他哉此風方熾正道堙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能相與講明至孝孝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又

某幸如昨但自家弟赴官極竟離索之思耳日夕不敢廢孝第覽向來語言多且易只欲且做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先生簡語尤用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警益愈恨相去遠未得聚首耳中庸義迩來細讀自誠者天之道以下尤竟所解有工前面於鄙意尚多疑處今復旋具呈子重編集解必經商量刊成願早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銘序語誠刪之甚佳尤溪孝記此本勝前前本大抵意不甚達耳某近爲邵州作復舊孝記其間論小孝大孝意偶亦相類録呈今猶未刻有可見教尚冀速示也岳麓書院迩來却漸成次弟向來邵悚英作事不着實大抵皆向傾壞幸得共父再來今下手葺也書院相對按山頗有形勢屢爲有力者睥睨作陰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環繞大江横前景趣在道卿碧虚之間方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屨來共登臨也它幾以道義自重

又

知言疑義反復甚詳大抵於鄙意无甚疑而所以開發則多矣

其間数段謹録呈今自寫出再看又覺此内亦有不必寫去者亦旦附往論語仁說區區之意見孝者多將仁字做活絡揣度了無干涉如未嘗下慱孝篤志切問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相像此等極害事故編程子之說與同志者講之庶幾不錯路頭然下語極難隨改未定方今録呈亦俟諸老行寄去讀史管見當併往近看此書病敗不可言其中間有好處亦死完篇耳看元來意思多是爲檜設言天下之理而往往特爲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編通監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來舊史尤佳恐通監亦有所闕遺耳它懷併頂後訊

又

晦叔留此旬餘備詳動止繼而游掾來亦能道近況欣釋爲多見前後與諸人論操舍出入之說剖析極子細竟後荅游掾之語尤完呂子約雖知聖人此四句正是論心然未能明別其間始終直妄邪正之所歸故遂指其乍存乍忘爲感用此其差亦不小來示似未以此告之耳近因游掾來理會出入字有荅之之語録呈未知尊意何如易與天地準章後來愚意亦近是然不如來說之詳明更不寫去

又

某食飲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養此数日方出報客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爲緑陰已滿湖水平漫亦復不惡

方於竹間結小茅齋爲夏日計雨潦稍定即挾策其間也嘗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人意候勝日自往平章之方得寄往耳伯恭近專人來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但論凡出處引周可受之義却似未然又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沙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爲擧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耳游誠之資質確有志世故心實愛之但正宜爲孝不然恐未免爲才使令鄙必首去求見某以下出入事頗多姑遣此紙早晚摳帥又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却録未畢摳處却將寫了當祝封呈餘幾爲道自重

又

某黽勉爲州不敢不敬深惟聖人心誠求之與以人治人之義庶幾萬一而未之能也幸人情粗相安蚕麥差熟丁稅朝廷蠲未等無常產之輸七万餘緡稍覺目前但弊根不除少須更力論之惟是興利之臣日進將恐多所紛更孤迹其可久於此耶

又

某出入省户日負素飡交復古義不遑寧處晦叔行時已畧言所處大槩有以告之是望區區在此不敢不盡誠政恐孝力不到元以感動惟悚懼耳正論極微假借爲此論者未嘗了然於義理之所在而徒遵回於利害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

障此波瀾然苟留一日不敢不勉用是瞻仰有不勝言伯恭鄭
墻日得晤語近來議論甚進每以愚見告之不復少隱也

又

日自省中歸即閉關温繹舊業向來所見偏處亦漸有覺但絶
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
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孝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
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
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茲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
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
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
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闢範之說極佳即以語伯恭矣只如此
讀過誠可戒也伯恭近來侭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
向來見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无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
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爲病痛矣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知
此方爲聖賢作用此意甚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
耳此話到此尤覺難說邪論甚熾人心消蕩一至於此每思之
不遑寢食也柰何柰何

又

某出入省户日愧亡補所以見告者所謂實獲我心但請對之
說容更思之區區本欲俟轉對二却莊正初又恐遲耳自念孝

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念退歸勉其莊我者然切念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尽反復剖判庶幾万一拳拳之心不敢不自勉惟吾兄實照知之寫至此不覺酸鼻也

又

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某亦如此看盖一篇渾是此意也所論其間有一二語鄙意未安俟更寫精讀深方報去所貴十道者二上蔡之說誠欠却本来一段工夫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某近只讀易傳及遺書益知參者病痛多立言盖未易也知言之說每段輒書鄙見于後有未是処却索就此簿子上批来庶往復有益也近来又看得幾段及昨日讀寄來者皆未及添入俟更詳之後便寄去

又

某迩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而不敢不勉每得來書益我厚矣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処高軌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辟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它書真難讀也西銘所謂理一而分殊无一句不具此意鄙意亦謂然來示亦尽之矣但其間論分立而推理一與推理以存義之說頗未相同某意以爲分立者天地位而万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

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乱義蓋所以存也大儒抵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尽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耻爲无蔽也似不必於事親事天上分理与義亦未知是不曾子之言二先生互相發明可謂至當知言疑義前已納呈今所寄尤密方更參詳之伯恭近日侭好講論喬拱在在此如此等士人甚難得潘友端年方十七而立志殊不凡皆肯用力潘令暫歸省俟其來皆令拜書去求教李伯諫林擇之兄弟各有報書陳歸在此時相見亦肯留頭但頗草草耳某近因與喬潘考究論語論仁処亦有少説續便録呈晦叔猶未得到長沙書共父想已過九江探伺渠到家專人唁之是時亦得拜書憂患中正宜進德此有賴於兄也今日達官似皆不逮之故愛之尤深而責之尤重耳元履所謂但證候小変者鄙意亦云爾遺書當更令修治

又

某備数于此自仲冬以後凡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聰明反復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厌幾乎方一之望正幸教誨之及引領以冀也講筵開在後月自此或更得從容以尽底蘊惟是迩狐愈甚側目如林此則非所計也劉樞歸想得款曲憂患中益進德業異時當大慰人望晦叔已行未耶聞其歸計

費力極念之亦有一書不知尚可反否太極圖解折理精詳開發多矣西誨甚荷向來偶因說話間妄焉他人傳寫想失本意甚多要之言孝之難誠不可容易耳圖解須子細看方求教但覓得後面亦不必如此辯論之多只於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却只是聘辨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汨耳如何

又

某黽勉南來視事踰旬矣廣右比之它路寔爲廣莫而彫瘁則寔甚棄落睢盱邊備寡弱日夜閔慮固當以安靜爲本然要須在我有隱然之勢則安靜之實乃可保方考究料理不敢苟目前也遠方法度廢弛惟以身率之立信明義庶幾万一諸路土丁祖宗良法今虛籍雖存而其實都亡方尋繹舊規若此事有緒庶幾邊防差狀瘥誠之已來未到也南來朋舊闊遠殊重離索之歎偶府中遣人貿茶略附此紙少定專人去相看共父想已到建康責任甚重臨行亦略獻區區也

又

某守藩已八閱朔矣佩聖人心誠求之之訓味衰矜勿喜之言日夜黽勉悚惕之不暇所幸綱紀粗定人情頗相信向又歲事極稔盜賊屏戢目前僥倖無它而環視一路可寒心事極多邊備兵政亦隨力葺理保甲一事亦頗有條流惟是自靜江之外諸郡歲計闕匱異常甚至官吏乏俸軍兵乏粮此亦何以爲郡

坐是民愈困比有請願與憲漕共考究一路財賦厎裏通融均
濟之計幸蒙賜可才此詳講熟慮庶幾有少寬然其間曲折亦
多又不敢欲速也李校略與整修士子中亦有好資質時呼一
二來郡齋與之講論庶知向方三先生祠甚設有小記納去凡
此不敢不盡區區耳官寮其初頗有拘束之歎蓋習於放縱已
久今却極相安有樂趍事之意其間亦有數人憝實可委其餘
隨力使得自展有不率者先之以訓督不悛而後加以法迩來
竟得歛縮者多也此路向來盜賊之多正緣配隸之人率爲例
皆逃逸爲害比嚴首捕之科明其賞罰接踵而至幾無日無之
收其強壯以爲劾用故少戢也然廣中之人亦自多犯法徒流
常有刑不足以勝姦宄使人愧懼恐兄見念欲知其詳故縷縷
及之靜江氣象閒廊風氣疎通覺得無瘴癘寒暄之候殊不異
湘中環城諸山奇變挪于厚所謂拔地峭壁林立四野此語足
以尽其大槩近觀水東諸岩空明寬敞惟龍隱最爲勝絶蓋在
小溪之濱水貫其中深窈停汰以舟入爲石色特青潤嶙峻變
態殊可喜也某日閒亦得暇讀書但覺向來語多所未安尤不
敢輕易立辞中庸末章自衣錦尚絅而下反復引詩明慎獨始
終之道區區朝夕惟從事於此而未之有進也誠之在此極得
其助讀中庸章句晦叔許一來已遣人取之旦夕可到相與講
磨少慰離索也共父回得書請祠之意甚濃聞所施爲大抵類

類長沙長沙之人今歲緣茶賊之擾害甚思之但某前書勸渠謙虛使人得以自尽人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某實懼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无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无以自見耳若當大任恐有所妨方欲作書述此意亦望兄自以已意開廣之今日達官如是公誠亦不易望得之深耳伯恭令次講論如何得渠書去兄猶有傷急不容耐處某又恐伯恭卻有太容耐處然吾曹氣習之偏乘間發見誠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如某病痛多兢兢之不遑正有望時加砭劑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子澄長進否擇之亦久不聞問矣無答非寄所編祭儀及呂氏鄉約

來甚有益於風教但鄉約細思之若在鄉里願入約者只得納之難於揀擇若不擇則或有甚敗度者則又害事擇之則便生議論難於持久兼有所謂罰者可行久久更須詳論精處若閑居行得誠善俗之方也賀州有林君勲本政書想亦須見謁附一本其間固多未尽然其人一生用工於此其說亦着本可貴此外又於其家求得数書有論屯田項目亦甚有工才抄録讀當奉寄此公所至有惠政乃是廣中人才之卓然者殊惜其不得施用也所欲言甚多未易殫究餘見別紙

荅彪得美

張南軒

垂諭之詳再三誦之政所望於良友者但鄙意不能无疑如自

滅天命固爲已私一段恐錯斷文句故失先生之意已於季立書中言之矣想必須見幸更深思平心易氣无爲已私横截斷庶乎其有取也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處故不得不白如玄夫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此蓋是設或問之辭故以或曰起之然玄指言則謂如天命之謂性是指言也其它說話固無非性命之奥而非若此語指而言之也故於荅之之辭中引子貢之以爲夫子之言元非天命之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更幸詳觀却以見教若夫辭氣不足以發則誠陋之故也來書雖援引之多愈覺泛濫大抵是含實理而駕虛說忽下驟拳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爲在形器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某所謂雖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在其中者也故元復窮理之工無復持敬之妙皆由是耳某近來反復思之不可不爲尽言惟天資懿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若忽而置之曰吾所得自高妙矣則僕亦不敢進說于前也然某之見亦豈敢以爲便是哉願更講之耳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六十八

尺牘

與張欽夫書

朱晦翁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爲清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擾其已發

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

者而猶業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惟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没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鮮維正拖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置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棠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汩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祕誨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二條陳以請令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其終疑之蓋善者无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善惡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蓋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

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爲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復致疑而不敢已也

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泛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聖亦只是有治亂而無安危治亂雖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更思之却以見教

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令人着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示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

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不快荅之如此

再荅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爲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邪子重之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僞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昏失之甚向荅二公有所未盡後來荅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録呈幸乞拍誨然之心體用始終雖有實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荅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无不善矣

舍則亡於是乎動而流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无一定之時亦无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无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无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无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与一句直拍而總結之也所荅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

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答范直閣

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二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有未契處不敢默二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ㄙ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孝者則不能无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与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ㄙ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免降高以就卑即近以爲遠姑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校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令所被教問曲折可以无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ㄙ請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士然聖人分上无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无大小之殊故也猶天道主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无形爲道體而以判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无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无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爾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先生又發明之

顧ム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頗詳覽前書重賜特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鐫譬俾无疑爲望時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環召區二不勝大願

答余正甫

辱書相与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不得所言然嘗切謂天下之理万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一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一二況遽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拳足而已迷錯於庭户之間而已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觧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孝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爲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孝之端而先有以韲之曰是不可同二即爲荆舒以禍天下則僕上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焉猶將繼此以進也

答嵩卿

答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遠亡之理此說亦爲未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以我爲主邪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无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

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爲之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上何足与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斈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點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上面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无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哉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喻

再荅余正甫書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乱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毋不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无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无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才方是法守之人爾亦非謂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礼與非礼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欤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

之難亦必考諸此而已矣

答嵩卿書

向來奉荅所喻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荅嵩卿書論之尤詳意者一讀當已洞然而无疑矣而來書之喻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无失者正生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爾乾坤變化万物万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謂所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

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鬼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爲也故聚則有散則无若理則不爲聚散而有无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爾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鬼魄程子所未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于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礼以類而感若性則豈有類之可言邪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无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无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饗之其至誠惻

但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報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之孫求而時出以饗之邪爲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堆疊計已无地之可容矣是文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二无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虛目之而又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无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无愧而死爾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是乃无所爲而然者欤異端爲生死大无常迅速然後孝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此皆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必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无補

答范直閣書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言

前日因平父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台候起居万福ㄙ奉親屏處幸粗遣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以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爲武林之行計必三四月末得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仰荷不棄其愚与之反復爲德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復敢爲說以請益爲ㄙ前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无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在各足无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孝者孝有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无非極致二程所謂雖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著正所以發明此義也以夫子所以告孝者与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孝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与爲道不遠者異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孝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己及人則宜未免能誠一於天安得与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惟与天道者未嘗爲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所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循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孝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礙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它疑義上多蒙喻使得請教此夙昔之願但今日方閒伯

崇欲以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録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
行也前日在共父處得直閣丈還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
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三致意焉雖然久矣莫以此言聲欬吾
君之惻者矣近日所召用雖不能盡蒲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
端士焉前言儻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亦非晚矣
願焉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依歸謹上狀不備

再答

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鵠曉切至但於愚見
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日請教之時
雖略窺大義而涵泳未久塋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謹録近所
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鑒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
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得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
能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衆寺丞書
公失計此來无可言者初若稍可枝梧亦不敢必爲去計今内
則精神昏憒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看閱文案簽書
決遣之際爲左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
疎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俱此二當去也至於
刑獄最是重手一經監司呵問官吏便欲望風布宥變易情節
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抗直不能俯仰所

以忍飢杜門去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爲暇
旰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思之既已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
悶无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
思歸之情不能自閟往往无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
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辨而厶以
一身孤客於此携小兒外甥在此无婦女看管无日不病二時又
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无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葉
已如此不爲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
喻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也但初意只一二月間故不
能虛爲此以遠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省所奏語事勢須關白

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
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也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
私竊有以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
非細事今既此來无復工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澌盡與死爲隣
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厶不眯目而已也此
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爲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徧舉非
不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爲一言使
之必從所請乃千万之幸大紙自度材力事勢祠部之外選甚
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則以狼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
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特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邪幸以

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或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无所用其力耳

答陸子壽書

先王制礼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礼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未猶忍盡變故生優于寢而以事生之礼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礼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无疑矣但遷廟一節邦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處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礼疏所解定氏說但據周礼廟用白此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詳然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切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而力詆定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未有可深考者然周礼自虞至祔尚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

候三年喪畢之際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礼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礼亡而士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爾夫今之礼文殘缺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无此礼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攷礼家說昭帝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爲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又謂畢原酆郇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乎但昭主祔廟則一昭迺遷穆主祔廟則一穆迺遷爾此非今者所論之急但謾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于祖父祖姑之礼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爲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李者有役文之弊而呂与叔以守經信古今李者廢幾无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礼之意也

ㄙ於礼經不熟而考訂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ㄙ常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恃來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怠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閑併及之幸恕狂妄

答司户書

ㄙ衰晚无堪李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

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氏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言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无不在而孝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考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人所當爲者而已鄙見如此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欵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抵近有万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孝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從游也么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州之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未有永晤之期臨風馳想切奠

以時爲親自愛

與程允夫書

久不聞問方以爲懷人來併得兩書備審比來侍奉之餘進學不倦么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已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録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客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孝之力別紙一一荅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叮嚀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狐陋无所

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万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
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二出時已缺乾坤只
有草藁数段不甚完備繫及三四段不絶筆亦不成書此有寫
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蒲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
淳書須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季之
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他時於已季上有見處此等
自然氷消厄鮮无立脚処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真不虚語
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録此間所録旦
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所季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
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数年當有
用力處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厄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
傳門庭見立此箇宗旨相与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郤望示
諭秋試得失當已决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
留意也

答汪伯虞書

月日ㄙ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ㄙ之外家於門下有姻
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
講聞声咨之美差以爲慰兹承不鄙遠見致長書禮意既隆而
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ㄙ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
堂之意俾得贅一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ㄙ頃歲嘗拜

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
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所以相先者之切當也邕州
使君往見荆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
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于也頃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
皆非他人所能敎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況如仌之淺陋
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踈拙乍親吏事公私倥傯日
不暇給尤覺荒澁不能一吐胷中所欲言者因風先此致敬以
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馬)歸卧田間呻吟之晦乃當有報執事
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閒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
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

答崇安趙宰書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屏居杜門不敢干與外事向來雖聞貴
縣令保正副出錢雇募耆長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稟白但嘗
因下問之辱欲乞博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爲此耳初
不知其爲倉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
此境內應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
其无他矣恐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爲重輕也自餘曲折更託
劉監廟稟知并幾情照

答建昌顏君書

七月九日仌頓首復顏君足下包顯道在此數稔吾子之賢每恨

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孝問不在則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未有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礼孝問思辨而力行之自洒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万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孝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在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无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孝之功有未嘗加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不知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顚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耘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髣髴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与子靜謀之必无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晚如何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不知所以爲子計矣秋氣向凉餘惟自愛

答歐慶似書

頃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匆匆不及盡所欲言然已固知所志之不凡矣今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孝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孝者不知古人爲已之意不以讀書治已爲先而急於聞道

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厎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无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李伯諫書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爲孝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爾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厎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无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鐫誨期之異日雖荷眷舊之私然恐亦徒爲競辨而无補於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財炤

答潘端叔書

示諭講孝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容加慤實久遠工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於其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晝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外矣是以内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无益於已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則朋友之望也

答許順之書

人皆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无了然反其夜中休息之時不与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故平旦起來未与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

爲便來楷之此仁義之心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
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与禽獸不遠學者正當
於旦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已復礼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
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万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存不要放舍耳不
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
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云不是无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
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万狀此所謂
出入无時莫知其鄉也云云

尺牘　道釋

與惠林廣慧禪師三帖　東坡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澁无與鋤治者忽領手教累幅稍奪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万里近方施檐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尽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望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万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不宣東林寺碑既獲結緣三寶稍除業障又得託名大士皆所深願但自別後公私百冗近又絶无頃刻閑不敢草草下筆專在下懷惟少寬限也悚息悚息

示喻臂痛示與衆生同病耳然俗服未免懸情更望倍加保練
王氏博濟方中三冊有一虎骨散及葳靈仙丸此仙方也僕屢
用治臂病其效如神切望合喫元用虎脛悞寫作腦骨切望相信
便合服必效必效自餘都下有幹望示及惠貺名茶謹已捧領感刻

與賢師上人　東坡

辱簡喜聞法履增勝知續修者琴頗有声韻不知何日何得也
法醞三壺充下藥不一

與金山祖印　東坡

昨夜清風明月過蒙法施今又惠及清泉珍感不已术湯法政
恐觸著好供復却回納不一

與雪齋言上人　東坡

去歲吴興倉卒焉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尽遠辱不遺
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躰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
蒙寄示何也雪齋清景發於夢相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
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
遊未易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万万自愛

與金山寶覺　東坡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
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慚荷之懷
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

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ㄙ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万万自重至遊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人還草草

與大覺禪院　東坡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尽談嫌涉惑耳以此益不欲俗家優藏意上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尒(俊)也請勿復談此ㄙ乞人可令齎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齎籠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墓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也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録寄兄中不一一

與參寥大師二帖　東坡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遥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躰康佳感報兼至二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要直賛尚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甚愧知

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甚善么開春乞江浙一郎候見去
留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
數客遠來家看陪從少暇奉啓不尽意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爲恨留語與僧官不識
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遊希少思念二公不忘心懶且無便故
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悃所以開諭奬勉者至矣僕罪
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咎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故
宜尔而釋老數公乃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
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得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洒然如
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无緣屬和然時復一
開以慰孤寂甚幸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
至道初不相妨何爲廢之耶當更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惟万
万自愛

與育王大覺禪師　葛叔忱

前經從山中得一笑言頗慰塵勞尋以職事頻出稍踈問訊勞
想可知春寒雨重不審法候何如不宣
前日人回附記當已呈達輒爲鄙句復與俞君同賦篇一因寫
奉呈惟是踈拙之詞已窮矣可取禪餘一笑也
向者城東得一夕以奉清論多所開益尋以陰雨遂不成山中
之約順流以歸迴望寶刹馳情何已

痾衆百事倦懶復汨汨於塵事中日益昏愚矣何時一侍圓音
以開蔀塞承遷入丈室即惟輕適尚無珍重
即日粗遣須天氣少涼病躰方可出入當上候左右比來筆研
幾於屏絕惟多於空法粗知信向而性昏業重无可趁之途乃
慙教誨翹誠何已
病躰衆怯坐隔禪席瞻依餘教馳情何已秋暑特甚達者既自
有以清涼其身而山中復无人事之勞何樂如之
前日同牢君過山中會承仗錫入城快快還舍有五言一首并
昨時二詩繕寫以呈塵俗之人无情而言謾資一捧腹耳
比得曉夕奉餘誨慰釋无窮自天童回方欲轉錢湖郤宿東館
以紓平日詹壞仰慕之意會中途得家問言稚子病洶日益即
疾驅徑還俗累如其此免爲達者所笑乎郤望觀判但有牢吝
薄寒四大如何
昨潛上人還山因附問已知呈達病倦冗率雖失繼音而客予
今年暑熱特甚海邑殆不可過日書緘廢置故久不獲奉寄但
來往時得動息之詳用以爲慰不待餘論久矣區區鄉往勞於
夢寐比過節當造丈室即日不審法候何如
以企仰山中清勝計多賞心不審即日法候何如專使人叅問
兩後頃凉方思一請法席忽辱來示并貽清詩開閱欽歎不待
親承餘論而滯恩已釋矣即日四大安好旬浹間得叅奉

比辱惠教日窘於扃事而又私室多故遂曠馳問惟深企仰即日法候安和厶蒙照如昨沈迷簿書日益厭悔竊思承教邈未可得儻未弃遺時枉誨言幸甚幸甚

與神智大師三帖　曾丞相公亮

茲承惠賮仍示訊函過形柔軟之音特慶遷除之命永言愧感莫罄喻云時在暄融路方隮阻勉勤法味以永吉祥專修狀陳謝伏希審照悉不宣

遠勞書示深荷勤誠知已被四衆之請紹嗣廣智道場江東度門令知不墜矣塵勞之繫相見未由千万聆風但深企想春暄万福自閩續廣智道場相距遼遠未由一面行人茲至再沐書示備聞宣揚祖教爲一方依怙良慰遐抱瞻期未卜良想

與神照大師四帖　李樞密

山介遠來簡書爲貺欣承宴生之餘道氣充集深慰傾企也鄙夫汨在宦途日走市朝雖一舉一手足不離法界然而聽松風孤風布爲四衆倡調清味望秋色與悟空大士揮麈抵掌爲禪悅樂不能无滯墨矣勉旃自愛以浣詹仰不宣

近知郎司勳附上庵銘行者來捐書乃知此信尚未達涉履炎夏山居化導外且喜道用休暢仍示及肖像一軸傾風林下想見標表鄙夫即日几筵之下尚存餘喘揮麈一接未易前期更

爲宗教努力自重

久不接音問不勝詹詠之至行者來損書并刋石乱道見貶慚荷備承山居道躰冲寧檀越三五年憂患奔走異方風土人物滿目異類思一見東南山水與高僧談高假之說其可得哉放生汜一事是大因緣无不在心當偶良便爲吾師成之但少須之耳高秋珍重

重江複山相望数千里惠而好我時獲音教歲律驟改勿爲新春山中聚徒教化不易示及放生事在心固久矣雖然未放生而未嘗不放生更少待之珍重珍重

與梵才大師

梅聖俞

昨晚鄙句且塞嘉命恐別後進遇便人寄上所以倉卒而成忝故舊略不指瑕而褒言過實令人頼然衣物深愧輕浼聊表意耳何更見拒且望敦契收留幸甚幸甚未行間可能一顧少接清話否

與梵才大師

李樞密

久別喜道氣冲勝知在邇鑒多日一帶之阻彼會未由遠示長牋并北山新集欽玩欽玩所諭魁引不敢辞避但紛紛俗事少有清畀并野性慚懶不柰驅策須作寛期以副雅旨耳不宣

與梵才大師二帖

宋諫議

執別有年矣人間多事不得時訊畀居然心照所會千里如咫

尺比日不審少病少惱否頃者不遺寄貺近詩二軸風存愈峻
思致益深申詠累日不能釋手乃知上惠所證道妙所存遒韻
亘然宜契耳欽服欽服厶即日粗如幸勿多卹來唱當繼荅適
有鞅掌未皇屬思須少暇得和焉謝春序向晚宜加保嗇臨紙
不尽　荐辱書訊會出處不定稽於裁復不恨无量此再示教
自微爽清不未還故止昔維摩詰問世尊以少病少惱則能仁
不免得亦欲示衆生病而救其惱耶幸順世法稍加調治以慰
切切詩編題引故不敢辞但二公敷演足下之長辞高誼遠俾
小子繼之得无贅疣令且先贄二篇焉謝餘須復訊餘杭假守
或遂所求庶卜清晤

與梵才大師　鮑郎中

睽索已來屢更歲律欽跂之素伊不下懷厶自守四明僅周載
歲雖精籃不遠道韻可接然坐拘簿領无緣際遇良增馳相故
歲中荐辱題誨終以鮮便久稽修荅胡進士來再貽珍削仍惠
及筆詩一軸詞清格峻韻古意深諷誦數四實增降愧珍重珍重
春吏司職陽旌布和宴坐之餘法味何若万希葆嗇式慰遐思

與梵才大師二帖　胥內翰

逖違法器屢易歲躔詹企增勞音題荐至喜知燕處方外安隱
少惱兼承惠詩并問信數節如何達人尚肯以塵勞焉念愧刻
愧刻俟冗務稍隙聊一致意今寄蜀牋一軸少助吟費秋凉焉

道自愛不宣

比兩辱真翰并新吟十餘章開緘且喜旅泊中道用安穩盛制躰格冲澹詞句清雅贖其淵源蓋王右丞畫公之流亞也加之聲韻平妥與時无迕覽之數四不倦甚喜甚喜此於空宗中雖復一餘靴耳然讚歎佛事道韻物情不可无也知却帰東寺宴處如何寒律初嚴高談末即以副區區之係望也

與梵才大師　林君復

累日前辱惠長韻詩一章并出示古律詩一集共百餘篇厶累年弃去筆墨忽忽惟省心腑間如未知有詩雅之趣一得上人高句之辱良用歎服雖病且慵讀之三四過而不欲已然殊喜見古調者豈僕向之所尚或泥於古耶且天台不獨甲於東南實爲天下之勝千峯万谷山水重深雲霞猿鳥之清絶高木秀草之壞奇復居其間作高僧能用声詩寫狀其融結之精妙以內適我真常之性其爲樂可量耶風霜搖落園井加蕪獨坐虛齋頗覺岑寂然不飲酒茹葷亦復罕睡厥時接清談啜佳茗以爲慰慕也

與梵才大師　謝榮徽

人至辱書甚勤欣峯即日清法候康適至慰至慰千近蒙朝恩擢進詞掖極懷不稱之誚諒吾師相知之深應爲喜也暑熱異常无由奉款山中演道之外茹芝飲瀑其幽樂之異可勝道哉餘

布自愛

與榮闍梨

程公牓

二月初專遣人至曾附書想已呈徹一向不得來音南北相望極以懷想比來法履安否何如講席想如舊盛集懺會亦應不輟爲之殊不聞彼次第劇爲思跂也歲暮寒澁正閣軟言更希精加調攝黨修之暇數以書迹中見及

與明智大師

曾尚書

得神智大師遺書終天之別愴然于懷然宗教得所付屬入於圓寂非大善知識何由始終如此蘭若之盛相繼得能仁表率甚善甚善

沐惠書勤厚感戢感戢比聆闡揚宗風道場甚盛未得一晤高論深所傾企煞棄朽久思退迹疲病苟遂素志因得爲江湖之游可卜展晤也

延慶道場於私門是爲世契先考太師資福之地繼得能仁深所慰喜遠煩遣人惠書感戢感戢嚴寒計道腴增勝未由披接若時自愛不宣

與惠蒲禪師

陳朝奉

去冬調官東還泊舟京口獲訪禪林得聆軟語開悟良多倏忽一別已見春殘即日想惟掌握宗風法履清適么十一月抵陽羨寓止待次於溪山之間企仰道場未遂再叩竟論以滌昏蒙

何時覯遇聊慰渴思餘冀以道世（爲）自重至禱至禱

携家傾謁精舍既獲欵叩妙語仍沐顧遇之勤仰佩法慈感服何已區區寓居宜興人事紛冗衮衮度日久欲持狀上謝因循迄今吾師道力法眼高邁近古勇猛精進直造（真）如開門受徒接引群昧俾徹彼岸其爲力固亦大矣豈小補之哉相望方丈不遠数舍何當復展不二最上希有之言庶幾有所得以遂鄙願不勝企望

與參寥大師　蘇子由

別後三承惠書仍以佳篇爲贈而未嘗奉荅雖見愛亦當見訝矣然實以家私多故衮衮至此非敢慢也太虛書中具之幸見亮尔承寓高一精舍彼有與往還當甚爲樂即日道躰勝常所示詩卷愈加精絶但吟諷无已拙詩猶未暇録奉和一篇殊元意思取笑而已因風尚无惜音問千万順時保愛

辨才大師　蘇子由

續溪蒙恩召還將自宣城沿大江以歸家兄子瞻以書告曰不如至吳中迫於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游天竺子瞻昔與辨才師相好今隔南山不得見乃作三詩以寄之

荅悟老二幅　孫弥大

違闊踰年（時）有諸方化士自山中來者（得聞）動靜每以不得具記爲慚忽奉誨音聞不欣然且佩存録之厚自公飛錫念欲理舟叩

謁因見堂頭妙語奠有驚悟因循未果豈業緣也哉瞻愬山門
神馳杳靄
自去冬叨冒出自法力之助忽勤慶問可勝感戢屬往行在俟
歸當報來况也翠微建行廊并玩老開堂二疏以諸公科配牽
強爲之謾往一觀二畢丙之勿留形迹取笑作者行廊賴善夫元
輔勸率已有端緒時節因緣信如是乎良可喜也

謝旌忠知山三幅

山中忽忽之別已兩閱月念欲作書謝顧遇之勤老懶竟未果
也忽奉誨音具審即日法躰增勝深以慰感厶居閑亡足念者
未由不見万万爲衆珍重

蒙眷私曲記始生之日特煩持誦副以香炬之貺物意兩重亡
說可辞區區但切悚荷而已
聞象馭朝夕有錢唐之行氣候漸冷遠塗宜慎護也錢唐无他
幹蒙喻至感小子近得書恐二十七八間抵家矣以故更不附信

謝交老惠茶二幅

區區於此獨公不忘荐領誨音豈勝感戢雨凉具聞即日法候
安隱匏繫行朝无由從杖屨宴坐林下但勤贍仰自餘惟幾珍
重菽物固妙絶第未有以爲報感悚何言

答法照大師

牽冗久不果奉狀問訊正以爲愧辱書深慰懷想但累幅勤縟

非数以書見及

與徐道士　　元厚之

久不與君握手爲方外逍遥之游惟是跂仰无窮矣想應高卧雲山静開竹牖一不華髮滿机琅函鳶一朝翔斗牛夜步賞心真樂誰可擬之擾二市朝无縁晤語秋深氣爽更冀爲道自愛

慰書

慰朱相五幅

鳴蜩戒候不風自南恭惟感時追慕情何以堪神相孝誠鈞候萬福厶匏繫行朝未獲再詣靈幃陳慰謹具狀申問記室厶僭易震恐下情无任瞻恋之至不備

拜違苫次倏復改月引領德宇豈勝燕雀之情不審跂涉川途寢興何似溽暑方隆伏乞順序節哀以全礼制厶下情无任瞻禱切惟國家艱難之際正賴盛德雅量調和鼎鼐鎮一夷狄而我公遽以憂去朝殊失中外之望然而九重倚注四海具瞻雖處苫愧豈忘王室更乞爲蒼黔養福天下幸甚

二計鈞旆護擁太夫人轎車已抵霅丘霅丘山川奇秀諒惟卜兆當得佳城襄大事已有期否厶官次拘絆无縁預執一之列西首受墉但馳精爽

衰晚之迹辱知有年備属樞府日得以職事趍禀曲聆罄咳豈勝榮幸乍遠鈞座區區向慕之情飢渴莫喻

慰丞相三幅

即日恭惟二慕苫次神相仁孝鈞侯支福厶衰晚之迹荷相公知奬方幸日以職事趍侍遽遠鈞席下情不勝犬馬之恋暑氣方隆敢乞爲國節哀以全礼制儹易震恐

屬者輙犯分又冒昧咫尺之書掌記者以鈞旨爲辞以故云路呈浼厶偶聞鈞旆擁護太夫人輅車已抵霅上此地山水爲東南奇秀之冠諒惟卜兆當得佳城練日襄大事將有期否厶切以國家艱難之際相公銜哀去朝中外如失唯拱俟頒詔奪情復還庸非所以望於道昭也秋過半氣序益爽緬惟法躰安適厶丞不知昨弟恐荒薄未能如期待之意賤日既勤特誦又煩貺以香燭蔬果有見存養之厚可勝感戢未由款丞惟幾爲道珍重不宣

與法照大師

迩來道况如何庵居岑寂凡眠食器用又非大刹之比所不至者多矣自非忘世味未易處也儻慈悲闊略不至使存沒受賜幸甚靈岩諸山皆不闕住持或有之豈敢不展力願寬以待之

與楊名知庵二幅

歲晏寒沍伏惟即日法躰安隱謹奉啓問訊不宣

講聞道耆之高舊矣願見未果未果遡風每一帳恨杖錫未有期矣行遂款奉何喜如之

與知山上人

作別幾月每念前日煩厚遇款妙語至今未忘也忽承誨音具審即日之不亡惱深以慰感么自雪上過邑偶值便牽帆亟歸反叩謁囘望山門但極馳向尚閒保愛爲衆珍重謹復啓

扇頌之固荷厚意但道眼相照何必區區爲世態耶來使督還甚愧不尽古謝幸察

與雪峯上人

咫尺相望尋常畏勤寵復不敢裁興居之問其如仰德之誠未之或置也華嚴想得趣雪山藥苗想益增茂何當領衆偕南俱與文殊獲觀弥勒也一咲么鄹遣小舟迓家叔了此事此又可以雪山外一種功案也呵呵

與張得一道士

黄道夫

缺然不講道話久矣炎暉一字不審即日浩養何如每到琴軒頗思論琴之意夫學琴雖未能忘乎形声者也苟心無所事乎攖手無所事乎巧清音妙韻一於无何有之鄉松風不下山水激激湘江月白萬籟合乎太虛有能之而對之是時也窒慾以虛其心滅季以空其性則予之遊是軒也與子共之不識能建於是乎幸堂共濟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么遲暮不才備員樞屬賴濟鴻庇未至汰逐已幸矣復被誤恩實出么人平昔陶鑄之賜獨以匏繫行朝无緣趍伏鈞屏占叙感

激之私惟是頂踵圖報万一神實臨之非敢妄也

與李文思　　蔡帥 特正

久別豈勝企想銜恤馳還衝冐霜露思慕摧殞其何以勝无由面慰惟稍寬節以副區之祝

與練奉議　　王承議

久不遑馳問方此念念遽承公遭值大故駭歎悲愴何可勝情即日不審號慕外躰力支持否太夫人享有高年克生令子雖千鍾三釜豐約未齊而修已致養榮聞則多存歿可无憾矣更惟厚自寬譬抑情就礼以全大孝之義區區不勝懇惻

與滕興公　　蘇東坡

向者假守得依仁賢分光借潤爲幸多矣不謂純孝罹此哀疚忽遽別去爲恨可量厶罪大責輕憂愧交集狼狽南遷豈敢復自比縉紳尚蒙記録委曲存撫感激深矣旦夕出江愈遠詹奉惟万万順理自將无致毀也

與胡郎中　　蘇東坡

得彭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无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不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厶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不歸許下甚力今已决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不留令邁一到常可以欵見矣未間惟節哀自重

與林秘書　　黄安中

孤苦餘生此臨營奉伏辱加惠挽詩維之奠祭情辞惻怛誠礼過厚感佩摧痛何可比說未由一謝左右而已枉專馬祇益淨隕即日伏惟起居万福石君銘誌荷賜示亡母銘同此上呈病憊姑此奉疏不次

與范堯夫舍人　韓持國

ム再啓前問已悉堯夫高遠已有所見失子之悲无可柰何當勿久留于胷中人生如幻自是吾身朝暮不測餘曷足道耶入洛見諸公當可開釋方事閑適惟保不爲善

與許振叔四幅

慰言略具前幅冬候已深寒色益嚴緬惟孝思罔極神明介祉契不以來如ム遠官亡聊固无足言而振叔憂患皆人世所不能堪者以故願見之心无日不南騖也　區上狀餘惟以道自重不宣不意慶門既罹變故而從者踵嬰遠謫行路之人所共嗟惜ム蒙眷之厚慨然尺牘則繼之以泣也通直丈遽弃榮養衆暮號絶何所迨及然振叔自少年取科第登顯仕榮動鄉里其母辜必賜恩貸惟與寬以俟之不勝區區之禱

自聞被命朝夕懷念不與常比念欲裁書附承又以南北罕便因循不知凡幾程至貶所氣候風土飲食醫藥諸事如何无煙

瘴有士人往還否離鄉之初聞邀一僧同行不知謂誰因書願一一及之皆所欲知也厶承乏於此已兩考七月間蒙恩改正者稱通理前任而代者藺大夫又得指揮替年月自此去替祇十数月冷官况味置之不復言惟求田問舍之地甚急耳中心所欲與言者亡窮臨紙但劇跂馳

時得小子書頗聞周叔昆仲與令嗣居鄉甚安所不堪者以行在遠耳万万爲器業寬處也至祝至祝

與汪太守

慰礼粗見右幅氣候清潤恭惟即日承宣之暇台候万福厶竊食祠宮杜門窮巷瞻望使節下情不勝跂慕敬勤叅候

厶得請以歸逡巡累月塊處窮僻幾與世絶以故久不果寓狀即日不審自罹閨門之戚台候何似重名推望宜歸朝廷尚煩藻不之寄敢幾順時調一前佇柄除共扶中外天下幸甚

比至宜興訪親舊往往多爲鬼録今者又聞淑人之訃尤切歎惜矧齊眉之愛何以爲懷然劒去矣追慟何及願痛以理寬遣勿以情累纏繞也

自得報於宜興切欲一至麾下而閑居舟檝難具以故未果走介聊致薦奠之礼伏惟恕察幸甚

新司法來迪功近之官莫已交割否試吏之初願芘誨之厶與其兄右司爲親家輙以姓名浼報事者僭易震恐之至

與劉子正二幅

咫尺門墻乍歸實客書疏紛然以故尚未果叩謁可勝愧仰祁寒即日孝履支福謹上狀參候率畧幸察

長至令節諒惟號絕何以罵懷敢幾節挪以終礼法區區之禱惟在念幸甚幸甚

送劉子正墓銘三幅

閱別幾兩閱月沮深跂仰即日共惟神所傾助孝履支福謹具啓候承恩遽不宣

衰晚比蒙恩除皆親舊推借之賜敢不知幸月知庵訪及且辱惠況之厚俯服眷意不勝鄙情朝夕東去匆匆殊愧不得一別門墻引領祇劇悵仰鄙拙承以先丈親家銘文見屬洞思牽強僅得成文第愧不足以發揚先德耳謹以持涚切幸視至或尚有喻不外不外

與戴宰

一別倏焉踰年竭來行朝相逐隊棨棨念欲訊興居因循未果誨牘先辱礼數過當感不忘秋暑緬惟即日孝履支福尚得小姪書具聞躰中不佳頗費調治比遂良已可勝慰喜親家奄弃孝養追慟何及敢褻節哀以機宜親家愛重實區區之望也

聖朱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一

青詞

聖節 生辰

福寧殿啓建壽聖節道場青詞　王岐公

畫堂發慶適紀誕辰祕殿祈祥載敷妙式企高靈之下墮監精素之上通永佑函生大延景祚

太清宮啓建壽聖節道場青詞

歲籥更端陰華生朏興言震夙之旦實擁神靈之休爰即真祠其敷冲式冀上穹之默監錫邦祚之丕隆

上清觀啓建天寧節設醮青詞

草芥雖微皆出乾坤之造君親有慶共殫臣子之誠屬誕聖之昌期竭籲天之至懇筵張邃宇像設殊庭冀回赫赫之光俯察區區之意伏願顧諟明德惠綏永圖志上下以咸同時雨暘而尽若九州四海日陶有耻之風億載万年歲獻无疆之壽

福寧殿啓建天慶節道場青詞

禧動年芳華生月朏仰祥符之盛烈膺上帝之靈文載歷嘉辰具循先制祓九重之祕宇奉士極之冲科庶恢道甫之宗永介皇圖之固

福寧殿啓建天貺節道場青詞

珍符發瑞嘉節標期披太素之琅書企紫辰之芝御伏冀密誠

上格靈既下敷助永昌圖歸勤大道

靈鑾殿滿散乾文節道場青詞

正陽之月震誕紀期消闢殊庭以延颺仰瓊科藻笈修祓以虔伏冀高清儲靈垂石寡德邦歷之固與民均休仰荅至二胥誠敢怠

福寧殿啓建先天節道場青詞

徂暑收辰素商臨候稽靈源於道祖啓玉祚於皇基載肅殊庭甫虔法會欽若王神之佑永惟重罟之承敢怠至精以懷真蔭

靈鑾殿滿散同天節道場青詞

祇紹慶圖仰繫靈顧屬恢台之布序實誕育之紀晨妥即祕庭夙崇法會甫畢齋修之素終蒙保佑之仁

福寧殿滿散先天節道場青詞

寶系自天珍符在國適紀素商之序夙清祕殿之筵探道緟於浪函企真游於紫極至誠內罄沖祐長孚

萬壽觀啓建乾元節道場青詞　孫夢得

炎序開端誕辰命節惟冲人之紹歷荷靈庥之紹休爰敞殊庭載嚴淨式伏冀俯回鑒諟薦錫嘉休永嘉卜世之基弥固如山之壽

福寧殿啓建天祺節道場青詞　王岐公

圖靈孚佑寶命來符載承先烈之休又紀嘉辰之會夙探沖式

徧繹真文冀神造之博臨錫邦圖之永久

靈釐殿滿散同天節道場青詞

大統當天三陽表夏紀靈摳之夙照陳秘洞之重科遡欽不宰之私默下有生之施終田沖監永祚皇休

玉隆觀啓建乾元節道場青詞

茂樹交秀薰風導和當炎雲化育之初實眇質誕生之俟普膺聖護叅荷真休奉春秋則廟社敬寧御遠迩則兵民保乂敢憑黼席恭導虔誠庶資薰潔之修仰達崇清之鑒洽敷順氣丕冒群倫

福寧殿蒲散天貺節道場青詞

文士頴

秘殿集靈儐符紀節祇循緑蘊之範遐礼崇虛之游伏冀感真洞元右德録行陶物生之大順錫邦祚之鴻休

洞霄宮啓建乾元節道場青詞

月旅正陽當百家之茂盛祥標誕節期万壽之穹隆式按舊章載嚴秘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靈篇伏冀誠慤上通聖真垂佑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微幽永以无疆並乾坤之悠久

福寧殿啓建先天節道場青詞

秋迎新朔節紀佳辰感靈系之肇祥企高晨而薦信瓊科按式玉笈翻文庶法道之自然以資功於不宰俯囘沖監終右皇圖

明道觀啓建先天節道場青詞

孫夢得

暑伏畢期商秋開序稽道祖發祥之兆迺先朝紀節之辰叅建
清場載循舊矩寶薰交馥真興弟屠伏願精意上交太慈光照
生民饒衍廣宇太寧

福寧殿啓建先天節道場青詞　王岐公

徂暑收節凉颸應辰稽道祖之生期啓皇圖之永祚有嚴邃宇
式按冲科揚維大寶之崇承欽若上靈之睠敢忌顯慄以嚮順祥

福寧殿滿散先天節道場青詞

寶叅發祥真符告祚肇素煒之凝候即秘殿以陳科集供清場
致精道果期九真之迪蔭保百世之延洪仰荅顧懷敢忘顯慄

福寧殿蒲散天祺節道場青詞

大象開先必根於元造寶文騰瑞載紀於嘉辰按叅聖之舊鞏
企高晨之列御終祚明烈永孚順釐

福寧殿滿散天貺節道場青詞

上靈顧德早錫於休符季夏協辰載臨於嘉節神謀燕後寶歷
垂鴻益嚴三景之科遥竚九閽之御幾崇妙蘊仰契真風

靈釐殿啓建皇太后生辰靈寶道場青詞

良月戒寒純坤宅厚紀慈闈之誕序會聖歷之嘉辰前枝殊庭
具敷靈式廣演真風之妙永同皇祚之休

靈釐殿滿散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尊履皇圖孝申毋養屬商飈之御氣紀沙麓之開祥風採秘洞

之科屢揖列真之御庶資道妙玉錫時休

觀文殿滿散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冬籥道尊寒應就盈之良月毋闡鍾慶紀載誕之休辰敬別殿之清場研上清之妙教庶續蔥齡之茂永均皇歷之昌

本命

奉元殿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正陽紀月元命届辰仰扣清都恭開靖會奉靈文而叅講集芳品以具陳伏冀肹蠁儲精布微降鑒垂在天之仙廕祚卜世之皇基

鴻慶宮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別都之奧皇運啓基作爲靈宮館寓衆聖顧循肹質嗣撫休期屬歲律之乘秋推命元之協日載嚴道式玉迓純釐

慶寧宮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猥以涼德獲承至尊顧慶寧之新宮實明兩之舊邸肆惟玉命之發式是胖靈之扶帰命高資真閲妙蔭

壽星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四時田復万化氤氲祇荷寶圖聿臨元命仙迓之悶列御所棲仰薦精衷庶田道蔭

萬壽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日晷遄幹農場畢登眷惟令辰將及元命潔修道會寅啓仙都

冀霄極之鑒觀祈聖真之綏佑誕清寓縣豐庇生靈

會真宮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涵象紫虛實統本生之氣祕言丹籙盖司定命之文考日道祥按科嚴供祓殊庭之中邃佇靈駕之下虞留監精明輔延昌熾嗣安丕運永嚮真風

崇福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承天之序享國之安適臨元命之期仰懷乾坤之蔭延真祕宇按式清壇跂遐福於太清保皇圖於永祚

太一宮啓建皇帝本命靈寶道場青詞

惕惟眇躬欽被景歷大時播氣元命膺辰適臨炎籥之中預敞珍臺之會瞻玉晨之絶致迎鄰御之下遊願監忱思孚垂惠蔭

建隆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首春開序元命届辰爰祓殊庭俾陳勝會亶賡揚於妙善祈仰格於高真密諒秉懷交敷戩穀寶圖丕固仙蔭永依

崇禧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大火臨墟實肇基於王業群飈泊館爰系迹於真風顧蒙寄於丕圖荐推辰於始命往即殊庭之夕具宣元洞之科精志所孚皇休是祚

鴻慶宮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九清右下陰扶皇祚之延六氣旋中環次命元之紀肅依道宇

明按真科敢薦誠忱庶迎福順

明道觀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天心王應肇新邦統之承月律再移旋次命元之紀遡瞻秘館
素宅靈區載陳瑤席之芳具繹琅書之緟伏冀颺游格叡斗籍著
符終繫霞露之人永保熾昌之祚

延祥觀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尊履皇基孝行緜宇方極祖慈之養蓐臨元命之辰按靈步於
行綦演冲科於秘館庶誠忱之上格錫壽祉之王延

慶寧宮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淑律收華炎焜御氣驗清臺之新歷紀慈殿之元辰夙敷秘洞
之科緬念高晨之馭庶綏神右常協邦休

太一宮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荐奉慈顏象尊元命載祓禁楹之邃仰延真馭之游探三洞之
冲科披始青之秘籙庶資道妙永介靈休

萬壽觀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茂纘皇圖尊承慈壺屬陽春之季月紀元命之嘉辰爰枝殊庭
仰延法御庶默回於圓造用玉錫於靈釐

萬壽觀蒲散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煩幄延真肅揮颺游之駕珠臺按式載披寶籙之文既齋明之
盡誠亦肹蠁之來顧終延妙本永薦慈休

坤寧殿啓建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荷天休命嗣國玉基孝承祖養之慈時及命元之紀企列真於
上極宗衆妙之高風庶默下於靈觀用蕃膺於冲祉
奉元殿啓建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毋儀正位極致養於孝誠神造主生推發祥於元命屬上冬之
吉序敷三洞之靈科庶集冲釐均休皇祚
太一宮啓建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孝尊長樂序戒元辰禁館敷筵儼函發籙伏冀上真垂祐宏祚
均長敢薦信於靈觀永希風於道甫
慶寧宮啓建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慈闈致養方率孝於胖倫寶律薦時載推辰於元命即列真之邃
宇研諸妙之靈文庶歸蔭於道風益均祥於皇祚
西太一宮啓建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

長信奉親必極天下之養元辰本本歷載當冬仲之期緬欽不宰
之私默系有生之命延羽禋之上侶按瓊科之妙儀庶闓道於
真風益輔祥於永祚

國家祈禱 祭祀 金龍玉簡

南郊預告道場青詞 宋子京

祇嗣慶基六舉禋燎幸万物之時又間四方之少虞三歲于茲
舊章可述已圖嚴配前喻攸司外竭馨嘉中率虔肇庶申昭事

式啓蕃禧

南郊預告道場青詞

比卜天正躬煬帝燎百神來職万乘戒斯惟大事之方勤勵精秉而有恪特蠲嚴室敷迪齋科歷諷琅音上祈聖佑幸鴻儀之克展浹黎献之大和敢怠日修仰酬天隲

南郊預告道場青詞

薦誠吉土拜貺上天率三載以爲常普四方而助職幸邦治定加歲順成冀蔵上儀仰浮不燾已丁寧於先甲俾疏瀹於群心蠲奉有加須求无擾仰惟真鑒垂悉至虔

南郊禮畢道場青詞

天燎告成帝暉臨亨自六飛之出次逮百執之解嚴氛霧廓除宵晨澄潤美光充塞協氣臻翔荷衆聖之顧存集中區之昭泰是用祓蠲祕宇啓設真場召敬服之列官紬瓊函之奧蘊庶緣報礼祇荅純休威咫不違景游垂鑒

明堂預告道場青詞　蘇子由

嗣守丕業于今四年躬祀總章方期再見講魯之舊當先事于泮宮稽國之常亦預祈於中禁祓除秘殿祗俟真游降福儲祥望璇霄而非遠奉珪奠弊冀釐事之有成

明堂禮畢道場青詞　汪彥章

比講嚴禋用昭美報荷三靈之降鑒致百礼之備成敢修秘笈之

儀用企叢霄之馭庶扶景祚永格殊休

明堂禮畢道場青詞　蘇子由

因聽政之當修響帝之祀陟配文考大賚四方礼成不焉神貺昭荅念非寡德之致願依妙道之餘祗祓禁塗遠迎真馭誠心上達微供獲陳

祫饗預告青詞　歐陽永叔

宗廟之嚴祫宗焉重乃卜孟冬之吉躬修合食之儀仰企上靈冥孚陰佑俾克成於盛礼冀永錫於純禧式展孝思用膺神祝

祫饗預告青詞　宋子京

祼玉奠芳徧踏於左廟星旄燭景遂集於陽郊密企清都回經馳道式車示謹罷蹕戒喧方祗燎於天柴聿除精於慢省仰祈真廕助畢鴻儀

廟祭預告青詞

今者屬圖毖祝先見高真叩寶宇之靖嚴滌瑶觴而伏獻眷惟祕宇夙奉慈闈顧奠鬯之難兼委薦紳而攝告靈游无隔精意幸昭茲者躬欵殊庭祗見真祖茂瞻玉理進祓霞觴眷惟慈寢之嚴夙厚慶源之蔭已詔職事攝奉舊章願委餘禧以光降胙

四瀆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孫仲益

妙道希夷實司於化育名區邃邈允宅於真靈向因文考之諱辰仍屬華年之首序肅延淨侶祗祓清場秘蘊交敷冲科並講

俾遍投於信簡庸庶示於虔誠伏冀順擁祥釐均消祲珍涘于
廣宇綏此羣生

茅山金山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王岐公

神畿之奥璇館凌虛道祖之靈蘿圖象慶比按三清之式爰敷
九曜之遊薦玉景之高聞達龍淵之至信永孚妙蔭下錫玉祥
金山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祥開誕序會集仙科祕府淳淵式通妙章行龍傳簡庸達信章
緬企真風益孚靈監

玉京洞金華洞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至妙者道之宗无私者天之聽維時暮春之序載祓禁庭之嚴
寶籙披函颺游下席既格東於靈監旋錫社於皇圖瑤簡傳龍
以將至信

金山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南有靈淵下淳祕府屬上都之敬會按三洞以成科載刊瑤簡
之文用致金龍之信庶孚冲監永祚純休

張公洞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太極涵元上真疑化顧纂圖於皇序期歆福於群生跂景層虛
按科靈字逮清壇之已事託寶信以馳誠庶格齋顒用孚眷佑

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地控靈區淵臨邃府肅陳醮席欽迓颺游藥笈披文式遵冲範

金龍傳簡庸達信章緬企真風昭垂厚蔭

四瀆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紫極涵元宰群生於下土珍臺寓聖演真教於上都遐瞻洞府之嚴素宅神靈之粹式將祕簡以傳行龍維誠信於所交諒幽通之靡隔

四瀆北海水府投送金龍玉簡青詞

氣明薰序神發誕符解祕館之冲科集紫虛之上果遐企列真之御俯臨靈委之淵達編玉之鏤章傳行龍之關信庶孚情悃

王錫蕃棋

金山水府送投金龍玉簡

靈淵徹洞本爲仙府之居信簡傳龍蓋舉道家之範屬上都之澳教瞻秘境以投誠庶格冲觀俯垂妙蔭

集禧觀啓建年交金籙道場青詞

運薄星回歲陰晝暮氣華物始春篇行新顧承大純之休風被三靈之蔭念薦更於順序思婦謝於元功前祓殊庭按陳法席遥佇飛颺之駕下散甘露之羞

萬壽觀啓建年交金籙道場青詞

四氣播時屬年陰之中紀三期啓朔方物始之秉春睠耿德之承基思泰和之蒙宇預敬真迁之會大陳寶籙之科庶履歲元

溥綏邦社

醴泉觀啓建年交金籙道場青詞

天囬星紀物動年華驅積沴於故陰導泰和於首序講有冲式布于靈場仰至監之慱臨錫庶生之丕茂

福寧殿啓建正旦祈福道場青詞　歐陽永叔

四時成歲嘉庶彙之咸新百福自天荷衆真之冥貺俾開靈囿恭講仙科恢寶祚之延長錫壽康之遐永是惟降鑒享乃克誠

太一宮啓建正旦祈福道場青詞

真遊飈欻秘殿邃嚴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布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敷佑眇躬保千齡而永固跻民壽域均万國以同休

洞霄宮啓建立春祈福道場青詞

和曆發春蒼神受職肇生万寶平馭九農瞻惟岳靈分奠坤載秉熙春之啓序肆華醮以迎釐披緼祈真潔薰攘癘庶緣順貺有庇群元

崇禧觀啓建上元祈福道場青詞　宋子京

月御分天適紀寅杓之半仙圖校福並會紫都之嚴祇奉靈辰普修清紀分遣有位即禱殊庭竚歘駕於鴻濛介純祺之肸蠁所冀蚩蚩億姓蠢蠢群生富壽坐跻茂靈交遂永堅淳濯仰奉高明

萬壽觀啓建上元祈福道場青詞　歐陽永叔

万物熙春肇親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摽令節於真經爰即靈場
俾蓮祕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清
降鑒邦家錫慶永叶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醴泉觀啓建保夏道場青詞

元氣斡旋時維炎序珍臺嚴邃宅于優游披藻笈之冲篇祓靈
壇之芳薦仰控紫闈之監冀調玉燭之和

崇福觀啓建中元祈福道場青詞　宋子京

秋窩云初月靈茲望仙真普會校籙素嚴深詔攸司秩修常典
分就殊庭之祕肅陳芳獻之華諷譯内音振除胖累拂塵焉悟
濟苦而歡仰高極之喜慈恢有生之護貸顧臨蠲潔開佑福祥

寡德蒙安齋誠敢替

福寧殿啓建中元祈福道場青詞

肇秋之辰既望之夕候先都之校籍即秘館以敷遊夙稽三洞
之科緬竚九清之駕

奉親廣孝二殿啓建中元祈福道場青詞

方秋之初維月既望將登年於素律適校籍於舟臺夙探靈科
仰要冲顧庶恢風於妙有蓋助福於遐升

萬壽觀啓建下元祈福道場青詞　毛伯韻

良月望舒當大冬之含育下元校籙屬群聖之會同仰憑陰騭
之慈輒備禱所之禮告蠲壇席稽按科儀迓飈欵於紫清鏧烟

誠於丹素伏願真靈孚佑慈寶鑒臨崇降嘉祥祓除災癘誓竭
精純之守仰酬洪寵之恩

景星宮啓建下元祈福道場青詞

時屬初寒月臨旣望方先都之校籍俾真館以陳科下垂圓監
之臨丕錫涵生之又仰依妙用終竭至忱

太一宮啓建下元祈福道場青詞

珍臺寓席延上極之列真寶律還陰屬下元之佳節集羽裾之
爭侶繹瓊笈之冲科庶格靈覩用均邦社

後苑祈皇嗣保安道場青詞　歐陽永叔

廟社降祥宮庭叶慶載蠲吉旦交薦明誠期仰格於清真俾敷
延於社福永昌期祚遐企靈休

福寧殿祈皇嗣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高穹降慶方垂祐於邦家弥月告期用薦誠於科籙冀衆真之
昭鑒臻百順以儲休

後苑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正陽旅月載育開祥式因靈守之嚴交薦精禋之潔虔望衆真
之既敷昭百順之休永祚皇圖實布道蔭

禁苑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宋子京

恭念以耽耽之身奉玉玉之祚祈天錫羙嗣歷无疆顧此嬪帷
就安乳館永言穹昊夙庶宗祧敢通黙於藥宸願委慈於祺禩

克生而育俾熾而昌馨露至誠仰須祺祉

後苑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誕弥叶慶蠲絜修誠嚴秘殿於靈宮誦真文於蕖簡通此丞芬之薦祓其災害之虞仰冀昭回至符鑒佑

後苑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吉日迎祥靈謀叶慶爰即清真之宇虔修科式之儀冀祓滌於害災俾敷昭於福應載昌儲慶永佑基圖

後苑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祠祺叶應弥月告祥肅依科籙以薦誠仰冀昭臨之降鑒錫之祉福佑以休寧惟集慶於邦家永延鴻於基緒

後苑祈皇嗣道場青詞

聖真所居靈感期集屬擁休於廟社將儲慶於宮庭生聚仰禧之期言念虔詞不勝企傒

集禧殿禳謝火星道場青詞　汪彥章

統輯群元懼德莫勝於厥付導迎休應惟真曲赴於所祈茲緣馳蕩之辰懼有瞽攸之泠敢延冲馭俯降靈場冀憑敷祐之仁永享平安之慶

福寧殿啓建禳謝彗星道場青詞

上帝聽迩每示民以灾祥一人保圖必畏天之威命乃妖文著於營室戾氣歷於金方竊循灾变之繇實致瑣凉之懼用按科於秘殿方謁欵於高穹庶蒙降鑒之私以迓在躔之象

福寧殿滿散禳謝彗星道場青詞

太史占文西躔尔变顧天衷之靡測省邦咎之所從内格至精仰孚靈監忽妖芒之澄象致順氣之凝休益勵菲思庶符元祐

紫宸殿醮禳星变道場青詞

猥荷丕圖荐鍾否運每夤恭而事帝懼灾殄之及民迺者時屬抄秋星違常度念譴告曾无於虛是必咎愆有瀆於升聞夙夜靡遑於形俱惕即名山之勝境修大洞之明科仰冀真遊俯回靈鑒亟垂銷去之福永啓繫隆之期

太一宮爲民禳災天皇九曜道場青詞

天聽之卑默下灾祥之告君應以德敏如影響之隨比春之律向闌乃星躔之示变爰祓華林之會仰延欵駕之游至忱格于靈觀順象澄于宵晷益懷修省之懼庶荅盖臨之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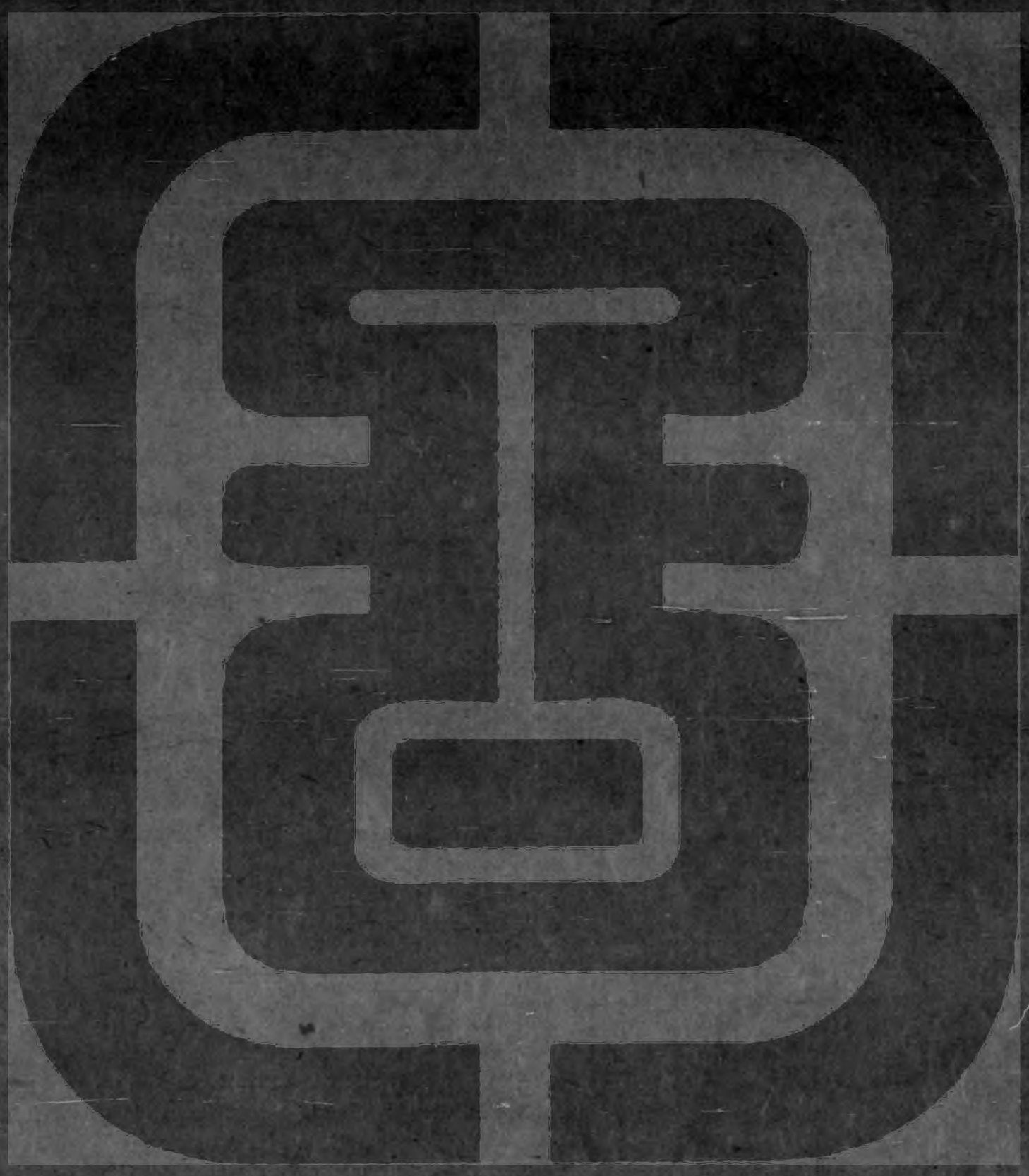
太一宮啓建祈福道場青詞　蘇東坡

目以冲眇嗣承列聖之休濟于艱難實賴文母之德臨莅四載勤勞百爲畏天之威未嘗終日而豫怠視民如子惟恐一夫之困窮伏願上帝降祥衆真垂祐消禳灾殄永底壽康恭陳寶籙之科仰扣神游之館敢祈昭鑒上察孝心

慶壽宮慶土道場青詞

尊奉慈闈大新寶宇屬衆役之甫就宜群靈之所扶夙探秘洞之科仰企迴飈之御冀至信永錫順祺

皇太后禳災道場青詞　汪彥章

坤元毓德夏清在辰方色養之殫誠偶時穡之爽裕敢祈殄駮俯即禁楹曲垂神鑒之私永集慈闈之壽慶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七十一